

经典书香
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丛书

女仙外史

(下)

〔清〕吕熊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女仙外史

(下)

经典书香
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丛书

〔清〕吕熊著

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仙外史/(清)吕熊著. —杭州: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7. 1

(经典书香·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40 - 5116 - 6

I. ①女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5821 号

责任编辑 程 璐

特约编辑 袁 梅

策 划 未来趋势文化传媒(北京)股份公司

责任校对 余雅汝
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经典书香 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丛书

女仙外史(下册) [清]吕 熊 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: <http://mss.zjcb.com>

制 版: 北京久谦图文制作中心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20mm × 889mm 1/16

印 张: 56.25

字 数: 65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340 - 5116 - 6

定 价: 141.80 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

第五十一回

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儿腰斩李竖子

却说济南军将追杀燕兵，陡然见大路旁边，排列着赤发青脸神人数十，各持长戟大矛，挡住前路。雷一震道：“这是长林店地方，因何树木都没有了？哪里来的这班邪神！我们砍将上去！”宾铁儿大喝一声，泼风刀当头砍下，把个豹眼狼牙的神将，脑袋劈开两半，刀刃直下到胸间，竟被他紧紧夹住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棵枫树，众将大笑。忽闻后面锣声震天，遂各收兵回去，燕军方得逃脱。

又走二十余里，招集败残人马，屯住高原。景隆向道人说：“好法，好法！两次赢他，抵不得这一次的败。”奎道人说：“元帅看见么？他又来了一个尼姑、一个道姑，这是青州妖妇之师父，法术好生厉害！我始初不知，误中机括。向来炼的咒法，就为这三个妖魔，包管不出两月，连他强兵猛将，一并了当。”景隆道：“目今兵将已被杀伤大半，难以对敌，你须用心行法起来，方不负我举荐之意。”道人呵呵笑道：“是妖贼应该灭绝之候，我这法术要在庚申日——三尸神出舍之日行起，今天赐凑巧，明日正是庚申，即便立起坛来便是。”景隆听了这话，略觉心安。

道人遂选坎位方向，结起法坛，画定周围各七十二步，钉了桃神，布了鹿角，安置了五十名童子礼拜之位，后面竖立一柄大伞，伞下安长桌一张，摆列令牌、法器、朱砂、印符等物。坛之四围以内，建皂旗七十二面，上书毒魔恶煞名讳。四周围以外，

正北方竖立深黄长旆^①一面，上书太上道祖灵宝大天尊宝诰；正南方竖立绛幡一面，上写九天玄女娘娘掌教法主圣号；东方青帜上是庞、刘、苟、毕；西方素帜上是邓、辛、张、陶，共八位天将的符篆^②。你道也是助他行法的么？大凡仙真见了道祖、神将见了教主，都要避道。他恐虚空过往的神灵恼他行这等恶术，要坏他的事，所以狐假虎威，设立圣位，使一切天神地祇皆不得过而问焉，这是他欺天之处。其坛内设立煞神魔君旗号，方是他本等邪术的护法。这些咒死的冤魂，无论几千几万，总是他一网收去，归在凶煞邪魔部下，不怕你来索命报仇的。

那柄伞，其名曰“灭阳伞”。是怎样解说呢？《易经》云：“乾为天。”天者，阳也。日为太阳之精，龙为纯阳之物。玄功诀有云：阴气一毫不尽不仙，阳气一毫不尽不死。故天仙神将，皆秉真阳与天合德。设有仙真误入于伞之下，则五炁全消，一真尽丧；设有神将误入伞之上，则堕落尘埃，轮回凡世；若在四围沾染了些气味，即不能飞升金阙，尚须再修五百劫也。直恁厉害，到底是何物制造的？若说起来，做这顶伞不过用的是绸子，但是这匹绸却要孕妇织成的，其颜色尤为怪异，看来非红似红、似紫非紫，又带着些绀碧玄黄^③的光景。染坊内哪里染得出来？却是用着十种污秽的东西杂和染成的。是那十种：

男子精	娼女月经	龙阳粪清	牝牛胎血
雌羊胎血	母狗胎血	骡马胎血	骡驴胎血

① 旆 (pèi) ——指旌旗。

② 符篆 (lù) ——道士画的驱使鬼神的符号，是一种迷信骗人的东西。

③ 绀碧玄黄——指微带红色的黑色、绿色、深黑色、黄色。



猪婆胎血 狼尾草汁

染成之后，又用海洋内美人鱼煎取油汁，涂在外面，倾水在上，就如荷叶一般，绝无沾渍的。其柄以大茅竹，打通上半节，满贮妇人产后恶血，将黑锡熔固其口，铸金莲花一朵为顶，花内坐着一尊魔女。当时作俑者造此邪术，就遗下伞，方以避天诛。至若美人鱼，其性最淫，上半截宛然美貌女子，鬓发鲜泽，容颜姣好；下半截仍是鱼身，仰浮水浪中，张开阴户，乘流而行。若遇毒龙孽蛟，便与交合，风波大作，多坏海舶。故舟子一见此鱼，即以挠钩搭取，熬油点灯。蛟龙闻其油味，见其光影，则伏而不动。行此恶法，又怕神龙来攫，所以用此制之。凡物之理，我所畏者则受制，我所爱者亦受制也。

那一百名童子，李景隆进兵时，留于老寨之内，已自遣人取到。道人遂令各就方向，设了五十个蒲团，先拣五十名童子向方位跪下，默念咒语，咒一遍拜三拜。那日是庚申，咒的是乙卯年属兔的，于辛酉时咒起；次日辛酉，咒的是甲辰生属龙的；又次日壬戌，咒的是丙子年属鼠的：各用五行相克之时咒起，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，则拜一百四十七拜。至七日而生人之一魂离舍，又七日而二魂去，又七日而三魂尽矣。然后咒六魄，咒七日而一魄亡，余魄各止二日而皆去；至第六魄又必咒六日，而后离体。共计四十一日，而某年生人即死。凡五十年中，咒的十二个生肖皆如之。每一童子咒一生肖，如甲子之鼠、丙子之鼠、戊子之鼠、庚子之鼠、壬子之鼠，是用五个童子。奎道人算从军荷戈少壮的，起于十六岁，老者至六十岁止。所以六十花甲，除去十年，只用五十名童子，其外五十名，以备更番迭用。咒至四十一日死起，至八十二日而死尽，任你有力拔山举鼎之力，总脱不得一个。若内有短命薄福及多病者，只须二十七日，早有死矣。这边

咒起，那边就病如响之应声、影之应形，不爽时日。

吕军师因奎道人邪术多端，虽然得胜，仍退入城，要待燕兵自来。不意过了几日，各营军士，病倒已有数千，大将楚由基、董翥、郭开山等也多害病。始而心肉跳动，头昏目瞽^①，继则浑身火蒸，总是一般的情状。吕军师谓高咸宁道：“时当仲春，岂有瘟疫？必定是妖道行巫蛊之术，来魇禁人了。”遂请问于鲍、曼二师，鲍师道：“怪道他竟不进兵！今只烦两位剑仙飞剑斩之，以绝祸根便了。”曼师道：“你又要葬送他两把剑么？待我看一看来。”

时将黄昏，曼师半云半雾，从空飞去。顷刻回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！那道人行的是魔道中咒生肖的法，任你十万雄师，指日消灭。”忙问两位军师是何生肖，吕军师道：“丁亥。”高军师道：“甲申。”曼尼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还可多活几日。”鲍师道：“我请问：你是哪一道？俗语云：‘解铃原是系铃人。’你家造下的邪法，适才不就破了他，反回来说这些虚荒的话来唬吓人，张你魔道的威风！我仙家的丹药，骷髅尚且可活，何况这些邪术咒诅的病？”曼尼冷笑道：“莫说你救不得，就是你家祖宗老聃^②也只看得到！我实对你说，行这个法术，若无灭阳伞，就可破他，如今现立在坛中，是再没有解救的。你不知道这伞厉害，若染了些气味，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，与那姓葛的仙人相会了。”鲍姑道：“好胡说！你看我先去破他的伞。”化道清风，径自去了。

曼尼道：“鲍道兄憋着气哩，不要害他堕落！”就拉着两位剑

① 目瞽(mào)——指眼睛看不清楚。

② 老聃(dān)——聃，即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名字。姓李名耳，字聃。



仙隐形前往，窥探动静。遥见一道清风，冉冉而飞，将近伞边之处，忽地掣回，复还真相，打了个寒噤，远远的四面端详。曼尼道：“不妨了，我们先回去罢。”鲍姑随后也到，向着曼尼道：“恁么大惊小怪！那样的伞当不得法术，就像那无赖泼皮，敌不过人，自己遍身涂了臭粪，不怕人不让他。若是撞着个有本事的，不消近他的身，一脚就踢翻了。”曼尼道：“倘若踢不成，也要打个寒噤！”鲍姑知是悄跟来的，便道：“偏你有这些贼智！伞上现放着令甥女的尊像，快去请她来斩了这妖道罢。”曼尼道：“奉她的法，如何自己肯坏自己的门面？除非鬼母尊，方肯下手哩。”鲍姑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就同曼师回到帝师阙下诉与月君，月君大惊。曼师亟令取出鬼母尊遗下的信香，焚将起来，月君向空默祷礼拜。静候一日，至三日、五六日绝无影响。月君道：“这是为何？此际军心必然着急，且先请鲍师前去安慰一番，令军师紧守城池，毋致疏虞。”已过了十日，亦不见有消息，月君意欲再焚信香。曼尼道：“不可，鬼母尊浩然之气塞于三界，我若举心，彼处即知。既贻信香，决然无爽，或者中有劫数，亦未可定，只宜静候为是。”

原来鬼母尊一闻信香，即运动慧光向下界照时，早见奎道人之为，这须奏闻上帝方可施行。但天上一刻，人间一日，等得绛节临朝，下界已过半月。直到第十六日辰刻，正白日杲杲时候，忽见烈风迅雷，平空震发。鬼母尊奉了玉旨，统率雷霆神将，击死奎真。无奈何这柄绝阳伞，只盘旋于四表，不能相近。鬼母尊显出法身百丈，手中三尖两刃刀，也就与法身差不多长短，相去有二百步，照着伞顶上劈下去。奎道人头顶着魔王令牌，站在伞下正中间，你道巧也不巧，连伞连人，刚刚劈做个两分开，并令牌也分为两半。一百个童子，都倒在地上，吓死了十

来名。李景隆伸出了舌头，缩不进去，只是呆呆的瞪着眼儿。

那时喜得济南军将，个个向天礼拜。诸位仙师忽从云端降下，吕军师亟拜恳道：“如今军士死的已有千人，病者也在垂危，还要求各位仙师救他。”曼尼道：“须是鲍道兄丹方为妙，就是骷髅也活得来的。”鲍姑道：“若不是鬼母诛他，你还该问个首造巫蛊的罪哩！快快尽行救活，庶几将功折赎。”曼尼道：“要我救不打紧，只要烦道兄代做引魂童子。”就在袖中取出一面引魂的幡来，上面符印，真个仙家未有的。公孙大娘道：“我代劳持此幡罢。”曼尼道：“如此教她做招魂童女罢。”又在袖中取出个碧玉小炉，并返魂香寸许，吹口三昧火，炉内氤氲氤氲，吐出香烟。聂隐娘道：“待我捧此香炉罢。”曼尼道：“难道只教个会夸嘴的因人成事？”鲍师道：“我为监督，你若招魂不来，我须有法治你。”于是四位仙师笑吟吟的携手而去。片时间，病者痊愈，已死者也活有十之七八；其应死于劫数的，也就不能再转阳世了。幸喜得诸将佐皆得痊愈，各位仙师自回，报知月君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李景隆，是个色厉内荏的匹夫，全无谋划，若考他武艺，还不能够三等；荫袭了个侯爵，只知道饮酒食肉，广置姬妾优童，日夜淫乐，岂能胜将帅之任：当日建文皇帝，误用他领兵伐燕，燕王大笑曰：“李九江，膏粱竖子！与之六十万兵，是自坑之也。”在燕王，本知其无能而反用他，只为有个奎道人在那里。李景隆若无奎道人，也断不敢妄行献策，请伐济南的。前日大败之后，已觉心慌，犹望棺材边有咒杀鬼可以幸成大功；今忽为雷霆所击，连根拔去，眼见得再没有个奎道人来了，真个束手无策。进又不能，退又不敢，不进不退的住着，又无此理。只得



令记室^①草成一疏，据实具奏，勒兵听命。

奏章才出，吕军师兵马早到。这一惊也，就像个雷击的了，勉强升帐，召诸将商议。狗儿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将至兵迎。大家一枪一刀，或胜或败，也得个爽快。那里有堂堂天朝，不能和他对垒，竟想要咒杀敌人之理？”景隆自觉羞惭，支吾应道：“这也是奉君命的。”帐下转出景隆最宠的家将两员，前禀道：“要杀敌人，也没甚难事。前奉元帅令，小将等看守童子，不得随行，若早在阵前，敌将首级已献在麾下。”狗儿视之，一个姓花，叫做花花子，善能射箭打弹，有袖中弩矢三枝，能伤人百步之外，浑名又叫“赛燕青”；一个姓苗，叫做苗苗儿，善打双眼鸟枪，其枪只长一尺二寸，内藏铁丸三枚，枪眼外用铁镰为机，机之下两边皆嵌火石，机一发动，火星进入双孔，两枪齐发，百发百中，猝不能避，受其伤者十无一生，浑名叫做“掌中火”。李景隆道：“汝等技艺岂不精巧？但非临阵可用之兵器，慎勿轻言。”两将又禀道：“原不必与他争锋，以小将愚见，元帅可直临阵前，请他主将打话，俟其一出，我们两般兵器齐发，怕不了他的东厨司^②！蛇无头而不行，主将已死，任你百万雄兵，必然惊乱，然后元帅乘势掩杀，岂不唾手成功？”平燕儿、滕黑六大声赞襄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狗儿也说：“行是行得，但须躲在门旗影里，暗暗行事。”

景隆见众人说好，遂定了主意，即遣人下战书，约在明晨交战。吕军师援笔批于书尾道：“知道了，请九江元帅小心些。”景隆在军将面前，还要虚支个架子，作色道：“这贼好生可恶！”然心中甚是害怕，当夜翻来覆去，眼跳肉颤，不能安寐。直踌躇到

① 记室——即记录史实。这里指军中文书类人员。

② 东厨司——即厨房的主勺师傅。

四更，忽然得计道：“倘或饶痛不来，我就学廉将军坚壁拒秦之法，再上表章请救。”不期霍然睡去，诸将皆戎装以待。

济南早已放炮开营，大声呐喊，景隆方始惊醒。亟命花花子两将面嘱一番，又饮了数杯醇酒，同狗儿等出到阵前，大叫：“请军师打话！”高咸宁道：“景隆这贼，也要学谄文起来了。”吕军师道：“非也。昨下战书，今请讲话，彼意欲暗算我，故作此斯文假套。”即命瞿雕儿出阵，专搦景隆交战。雕儿纵马横戟大喝道：“景隆逆贼，认得我么！我父子三人当日杀进彰义门，已破燕京，不料尔逆贼忌功，立将令箭掣回，后乃溃丧百万王师。逆罪滔天，而又迎降孽藩，逼亡故主，真狗彘不食之徒！拿汝来剁做肉酱，也不足以泄神人之愤！”景隆急得三尸出火，七窍生烟，顾左右道：“谁与我先斩此贼！”背后一人应道：“待我来！”手起一刀，将李景隆挥为两段，纵马就向对阵而走。后一人亦飞马而出，大喊道：“反了！待我拿他！”一径追去。说时迟，做时快，花花子见害了主将，立发一弩。要射的是先走的，不料反中了后面追的，翻身落马。

吕军师见敌营内变，羽扇一挥，众将齐杀出阵。那斩景隆的这员将，就勒回马，与瞿雕儿当先杀进。众军见主将已死，各无斗志，望后便退。苗苗儿亟要发枪，心慌手乱，机未发时，又早被杀景隆的那将飞马至前，砍于马下。花花子发一弩来，恰中雕儿左肩胛，雕儿全然不动，大喝一声，手中戟刺个透心。后面大兵奋呼涌上，狗儿孤掌难鸣，抵敌不住，大败奔逃。死伤者不可胜算，旗枪盔甲、粮草辎重，抛满道路。济南王师追逐五十余里，方始收军。狗儿得脱性命，引了残兵剩将，连夜逃向河间去了。

好在一燕飞来，先斩了卖国负君的巨孽；又早一燕飞去，却诛他奉逆行刺的凶徒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二回

访圣主信传虞帝庙 收侠客泉取燕朝使

吕军师大破燕兵，回到武定州，计点军马，一名也不少。即唤杀李景隆的那将，问其姓名，禀道：“小将是平安之子，生在春社燕来时候，叫做平燕儿。”军师大喜曰：“此佳讖也。自后‘燕’字呼作平声，他日用汝平定燕藩，以成乃父之志。”遂擢补前营左军将军之缺。燕儿叩谢了，又禀：“适才追小将的，名唤滕黑六，是阵亡都指挥滕聚之子，原与小将合谋，杀了李景隆，他就假做追我，同归麾下；不意被他射死，实为可痛。求军师格外赠恤，慰彼泉壤。”军师谕道：“前此追赠阵亡将士，因见闻未周，尔父与滕聚尚缺恩典，俟将来汇奏，以表忠烈。”遂有瞿雕儿向前禀道：“景隆这贼，与小将父子不共戴天，今得平将军为我报仇，甚快心胸。小将欲约同诸将，与平将军把盏，以谢同仇之谊。”军师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班师奏凯不题。

却说曾公望等四人，还是建文五年秋七月，差去访求帝主，今已六载有余，毕竟寻着与否？何以绝无应响？要知道，建文皇帝的踪迹，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，人皆知有定向，可以计日迎来复位的。当日四人分手之时，曾公望、程知星走的是河南、湖广、广西、黔中、滇南、四川诸处地方；叶永青与杨继业走的，由山东而南，直及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等六省地方。凡一省有几府，一郡有几县，一邑有几镇，多少名山古刹，须要处处物色一番，若有一处不到，就像个建文皇帝恰在这处，竟错过了。

而且其间往来道路，总系重复曲折，不能直捷顺便，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，一年也访不了一省地方。须要完局之日，然后可以次叙敷演。前者济南灾荒，今者燕人败衄，两家各守疆界。四人已在归途，试听老夫道来。

那曾公望与程知星，是怎样访求的呢？二人出了济南，扮作星相，各带个小童潜行。至河南原武县地方，渡了黄河，上黑洋山，览眺一回，知星指示公望曰：“汝见河、洛、伊三川之气乎？葱茏浓郁，上薄太阳，西照光华，渐加黯淡，此帝师之所由兴也。从来王气多紫赤，今嵩岳之气，于纯素中微带红色，若东方亮者，此帝师之所以为太阴也。事未发而气先应，不日可定中原矣。”公望曰：“青田先生望见紫云兴于淮、泗之间，预知太祖受命；今者行在窅然，不知亦有征兆，预显复辟之象乎？”知星曰：“我辈当尽人事以待天命，其机兆固未显也。愚料圣驾必不至中州，可以径过；但嵩岳与龙兴寺多方外名流，不可不去访问，容有知龙潜之所在者，亦未可定。”公望曰：“大是，高见。”

乃先造^①石岩山之龙兴寺，原是唐朝武后建的，僧众林林，看来多系俗物。遂去登嵩岳，见庙中一老道，鹤发松颜，名玄池羽士，言语温和，意颇浹洽，因暂赁厢房以居。当夜方欲安寝，闻有扣扉声，启而视之，则弱冠两道者，昂然而入。知星、公望亟为施礼。询其法号，一曰大松，一曰小松。知星心甚讶之，问：“两道长更静来此，必有明教。”大松道人曰：“前数日，有燕京差遣三人来访张三丰，却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。我看二位，既在江湖上行走，必然有所见闻，正不知何故要追寻他呢？”知星一时摸头不着，只得佯应道：“我二人不过是九流，谋食道途，

① 造——即造访、拜访。



那有闲心情去问这些闲事？其实不知。”两道者又说：“既无闲心情，因何到此闲地方？”知星又勉强应道：“有人托小子看个阴宅，图些微利，比不得游山玩景，得闲取乐的。”两道入拂衣而去。

知星心下怀疑，诚恐露出马脚，即于明晨同公望下山，取路由开封渡荣泽而抵南阳，入荆门、汉沔、鄢郢之间，武当、云梦、玉泉、金龙诸胜地，无所不到；然后撤回汉阳，历武昌、嘉鱼而至巴陵，渡洞庭湖。湖南七郡一州，访求几遍。一日宿于九嶷山之无为观，知星谓公望曰：“湖广一省地方，阅历二载，竟无踪影，未知何日得见君父面也！”不胜歔歔太息，因步出中庭，见月明如水，信口吟一绝云：

七泽三湘烟雾连，与君历尽洞蛮天。

我君我父知何在？忍对今宵皓月圆！

吟甫毕，忽屋脊上飞下一人，手持利刃，直奔至前。知星岿然不动，览其形状则：

面黑而狭，束一顶磕脑毡帽，刚称头之大小。身细而短，裹一件卷体皮衣。衣连着裤，裤连着袜，裆儿紧扣两臀，袜底缝成五指。就体裁来，全身包足。行动无声，疾如飞鸟。

知星厉声道：“汝为燕王刺客耶？可速取我头去！若为绿林豪客耶，我有韩翃诗在。”那人将利刃插向腰间，叉手答道：“我尚要杀燕王，怎肯为彼行刺？这句话说得没意味了。至于绿林，似乎同道。然其中有不义之徒，我必杀之；还有那些贪官污吏、豪绅劣衿，嚼民脂膏与贼盗无异者，我亦必杀之。若要杀一不应杀之人，而可以取富贵，是则区区所不为也。”知星敛容谢道：“壮哉义士！”公望拍掌曰：“安得衣冠中，具此一副侠客心肠！”那汉又应声道：“不意读了书的人，都变了心术，倒不如草莽中有

志气的。我看二位，与别的读书人不同，所以远来相访。手中拿的利刃，不过试试你们的胆量，幸勿见叱。”知星听了这话，心上就有个主意，遂延入室内，逊之上座。那人道：“我所极鄙薄者，是读书人；所最尊敬者，亦莫如读书人。今我尊敬者在此，理宜末席。”公望尚在推逊，知星道：“义士不爱虚文，就此坐吧。”叩其姓字籍贯始末，答道：“小可无姓无名，叫做绰燕儿。因生得手足便捷，十一岁上一手将飞燕绰住，所以得名。本贯蓟州人氏。当燕王反时，我曾入营去刺他，一剑砍下，忽有金龙舒爪接住，帐外侍卫，闻有声息，齐来救护，我只得弃剑而逃。他如今所佩的宝剑，还是我的故物。后来走在江湖，要学行些仁义，常常取富贵家之金银，以济穷苦之人。若有仁有义的，虽然大富极贵，却也不动他分毫。前在荆门州，见二公形迹可疑，不是个星相之家，料其中必有缘故。两年以来，君所宿处，我亦在焉，要探确了心中所为何事，来助一臂之力，其奈绝无圭角，不能揣测。今夜听见吟出诗句，方知是为君父的。这等忠孝读书之人，岂可错过？请问要怎样，我就鼎镬在前，刀锯在后，也能为二公奋然前往，断不畏缩的！”知星大喜，就将唐帝师创都济南，要求建文皇帝复位，四人各分六省，潜访行在的话说了一遍。绰燕儿道：“如此，却用不着我辈，就此告退。”知星道：“请住！我等所去地方，久矣皆属于燕，设有不测，性命难保，那里还讲访求君父？”便激他一句道：“汝若真有义气，竟与我二人同行，缓急相助，生死一处，方不虚了你两年在暗中追随的意。是乃烈丈夫所为也！尊见若何？”绰燕儿大叫道：“我只道不是件斩头沥血的事，说个用我不着，那里晓得其中委曲？就此执鞭，愿同生死！”霍尔拜倒在地，知星、公望连忙答拜。



三人痛饮达旦，一同起身，又走尽了沅陵、黔阳^①地方，转入粤西^②界上。公望曰：“此地瘴疠甚重，大约圣驾未必到此，我们只在桂、柳二郡踪迹一遍，竟至滇南何如？”知星曰：“我意亦然。”行至融县虞帝庙前，公望曰：“试祈舜帝一签，看其兆如何。”三人再拜，默祷毕，抽得二十七签云：

天上红云散不归，蛮烟瘴雾扑人衣。

要知西竺来时路，龙马曾随彭祖飞。

知星与公望看毕，正在凝思间，突然有一武官，随着数人步进庙门。知星等一时回避不及，站立于旁。那武官就举手问道：“列位中有程姓的么？”知星见他气概轩昂，言词慷慨，不像个奸险的人，就应道：“不知贵官问姓程的有何缘故？”那官员道：“我是庆远卫彭指挥，有公事过此，偶问一声，看个朋友的数儿，应验不应验，非有他意。”知星忽想着签诀上彭祖一语，慨然应道：“小子就是姓程。”彭指挥道：“你令尊公台讳呢？”知星一想，生死有命，遂道：“是第六十四卦去上一字。”彭指挥听了，连忙施礼，席地坐定，斥退了左右，并不再问知星名讳，亦不及公望、绰燕儿等姓字，但说：“令尊遇着我时云：于某月当在一古庙中，邂逅三个人，内有我长子，烦寄信说‘随驾平安’四字。”言毕，即立起身。知星、公望急忙扯住道：“若遇我父，必见我君，求赐指示。”彭指挥道：“你到庆远府西竺寺去问，自有分晓。”径出了庙门，跨马扬鞭，如飞而去。

公望曰：“不亦异乎？虞帝签诀，不意是这样应法。”就星夜径访至西竺寺。寺中有个百余岁之老僧，号曰小卢。僧乃宋朝老

① 沅陵、黔阳——指湖南境内沅江沿岸地域。

② 粤西——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。

卢僧之法派，戒律精严，为法门推重。知星一见心喜，遂将彭指挥所言拜问。卢僧道：“相公何人？”知星实告曰：“是随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。”卢僧愕然曰：“前有一异僧在此，彭指挥来馈蒸羊，并献金帛。那异僧以所乘马酬之，忽化龙腾空而逝。此僧一行四众，立刻就起身了。阿呀阿弥陀佛，法门三宝之幸，哪里知道皇帝降临呢？”知星盘问何方去了，卢僧道：“山衲^①何人，肯向我说？”知星等俱各怅然，因此在粤西八郡，处处搜求遍了，方道黔中^②入云南。知星谓公望曰：“滇中东至曲靖，南抵车里，西极永昌，北尽丽江，幅员数千里。昔阿育王构造兰若三千，兹土居半，历有禅宿藏修，我等须细细访之。”公望曰：“闻得说，帝有意来依沐西平，未知果否？”知星曰：“西平侯府，正在阿育国王之故地，今宜先去。”访有半月，绝无音耗。

又至越州昆弥山，望见悬崖峭壁之间，有条独木桥，粗细仅如拇指，一樵子疾趋而过。知星异之，呼问曰：“君得非天仙乎？”绰燕儿遽向前曰：“什么天仙！我亦能走。”就在桥上走了两回。樵子大惊道：“前者皇帝到此，可惜你不来走与他看看。”知星、公望亟问：“是那个皇帝？”樵子说：“说来，你们亦不信，那皇帝却是个和尚。”公望又问：“而今到那里去了？”樵子说：“一行四人，在我家过了夜，看换了新桥，闻得要往什么狮子山，去看活狮子哩。”知星又问：“怎么是换新桥？”樵子手指着桥说：“这条独木桥，叫做仙桥，乃天生的异木，比铁还劲。每月望夜，此桥忽没有了，清晨又是一条新桥。桥形一般样的，总也不晓得其中缘故。前日皇帝问我，也是这般告诉了，他说什么月里吴刚

① 山衲——即山中的僧人。

② 黔中——指今贵州省境内。